

崔晓光 编

田野来风

现实世界中的
文化
经济
社会
法
教育
和思想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田野来风

翟晓光 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8·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野来风 / 翟晓光编.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8. 10

ISBN 7-106-01400-1

I. 田… II. 翟… III. ①社会—研究—中国—文集②体制改革—研究—中国—文集 IV. D60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8321 号

田野来风

编者: 翟晓光

责任编辑: 刘仰宁

版式设计: 刁先锋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010) 64264129

社址: 北京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2 号 10001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 1201 工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356 千字

印张: 15.5

印数: 10000 册

版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106-01400-1/J · 0677

定价: 24.80 元

电影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编 选 者 的 话

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一个深刻的历史转折时期。随着拉美经济的爆炸、亚洲“四小龙”的兴起而来的是柏林墙的崩溃。资本在世界的扩张导致了对市场的普遍认同。当我们用“解放”一词来描述这场重要的历史转折时，不能不想起是马克思率先使用了这个词来描述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化——在发表于整整150年前的《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解放”是一个“爱恨交加”的词。它的意思是说，市场可以带来活力和公正，但同时也会带来更为彻底的垄断。

2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程告诉我们，中国改革和市场的真正魅力甚至首先不在于它提高了效率，而在于它对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公正的垄断关系的破除。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成功就不仅仅是因为提高了效率，而是因为土地再分配中所蕴含的平等原则，以及在此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相对平等的城乡关系。可以想象，在随之而来的城市的市场改革和私有化过程中，如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是在充分公开化和民主监督的程序下进行的，以瓜分国有资产为特点的“再分配”就不能如此导致严重后果。如果放弃了改革和市场对于不合理的垄断关系的破除的“真意”，仅仅从提高效率的实用主义原则来理解它，就将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新的垄断创造条件，也为政治民主化制造障碍。

我们深切地感到，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所谓淡

化政治和退出经济生活，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关心政治。因为今天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并不是谁要反对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而是如何清醒、灵活而不是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化地理解市场经济。同样的，对于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立场的反省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过时了，而是由于：在当下的中国，上流社会呼吁更多的“自由”而广大下层社会则强烈地要求社会“公正”，作为知识分子思考问题时就不能简单地运用那些自由主义的词句来说明中国的复杂情况。

我们处在一个由资本生产和市场推动的世界上，这样的世界持续了数百年。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市场和资本化的生产既有它解放和垄断的两面，也有它兴起和衰落的周期。这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市场，而是如大海潮汐一样此起彼伏的循环。正像 60 年代全球市场的调整产生了亚非拉独立，结束了老殖民主义，开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标志的新殖民主义一样，70—80 年代的世界市场的调整则产生了东亚、拉美这样的“经济奇迹”，但 60 年代的结束和最近的东亚经济危机也同样说明了，这种调整同时也使垄断焕发了生机，争取了更为深入的统治方式，我们深切地感到，如果我们曾经简单地理解社会主义，那么我们今天面对市场经济时就不应再采取简单化的立场。如果我们曾经反对过“庸俗的社会主义者”，那么我们今天则有必要对“庸俗的自由主义者”保持距离，因为我们坚信，“思想解放”并不总是一种潮流、一种集体的声音，真正独立的思想，应该是一个个独立的声音和孤独的心灵发出的。

90 年代就要过去，那到来的，将是另一个世纪，也是一个新的千年的开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近乎迫切的心情下，我们感到有“保存”一些什么的必要了，不仅仅是

为了留作过去的纪念，而是为了直面今天与未来的世界和中国。

我们在这里保留的，仅仅是一些话，或者说是“文字”。因为鲁迅先生曾说过，“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在世界上生活。”尽管在我们身处的“大众文化”或者说“大量生产”文化商品的时代里，这些“真的声音”在“量”上并不处于“优势”，有的甚至一发出就被淹没了，然而这正是我们要保存它的原因，因为——还是鲁迅说的：“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在随着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在“数量上”变得越来越多的今天，我们渴望的是这样的写作者：既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又勇于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他们不是学院或机关里的精英犬儒，而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思想实践对既存规范加以挑战和丰富的人，是当代社会活力的代表。中国对于文化和文化人向来有“文野之分”，如果这些文字能够如“田野来风”，有助于读者去重新发现、认识、理解和变革中国，作为编选者，我们将感到莫大的快慰！

这里所编选的，是90年代以来当代学人的文字，体现的无疑是编选者的喜好或“倾向”，当然并不全面，我们寄希望于这样的工作的持续不竭，以使我们的努力逐步圆满。

感谢作者们，感谢使这些文字最初面世的编辑和今天将它们付梓的出版者。

感谢所有关怀中国文化、社会和思想成长的人们，因为这些文字是属于你们，写给你们们的。

1998年8月 于北京



编选者的话	(1)
-------------	-----

思想寻踪

“死火重温”：鲁迅传统的当代意义	汪 晖 (3)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朱学勤 (16)
思想寻踪	
——篮子《山崖上的守望》序	钱理群 (28)
重访 80 年代	张旭东 (38)

真实世界里的“经济学”

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	崔之元 (53)
产权改革和新商业组织	
——中国和俄罗斯农业改革的比较	周其仁 (70)
“路标”改变以后	
——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	苏 文 (83)
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	何清涟 (107)
亚洲经济泡沫的破灭	雷 斯 范闻彰 (117)
跨越双重梗阻	乐 钢 (141)

田 野 来 风

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 秦 晖 (150)
什么样的“发展”?

——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反思 何清涟 (160)

田 野 来 风

“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 崔之元 (173)
当代中国农民寻求非农活动之根源初探 黄 平 (185)
新集体主义与乡村现代化 王 颖 (202)

“无权者的权利”

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 苏 力 (213)
秋菊的困惑 冯 象 (226)
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 苏 力 (233)
习惯法、社会与国家 梁治平 (242)

“大学之道”

想起了 76 年前的纪念

——读《北京大学日刊》有感 钱理群 (257)
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社会 张汝伦 (267)
60 年代的教育危机与 80 年代的语言破译 朱学勤 (275)
教育体制改革的原则 (初论) 汪丁丁 (283)

批 判 的 知 识

市场时代的降临与思想的溃败 汪 晖 (293)
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 张旭东 (328)
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 韩毓海 (340)
让争论浮出海面 李 陀 (370)

自由的思想

文化与公共性问题	汪 晖 (383)
哈耶克的社会理论 (节选)	邓正来 (429)
90 年代中国思想批判	甘 阳 (464)

思 想 寻 踪

“从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坚持持久的、灵活的、有效的批评，为有效的社会变革创造前提和基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仍然需要，而且也许是更加需要鲁迅那样的‘有机知识分子’。”

“死火重温”：鲁迅传统的当代意义

汪 晖

坐在灯下，想着要为这本辑录了鲁迅和他的论敌的论战文字的书写序，却久久不能着笔。我知道鲁迅生前是希望有人编出这样的书的，因为只是在这样的论战中，他才觉得活在人间。

为什么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毕生心力倾注在这样的斗争中？

我枯坐着，回忆鲁迅的文字所构造的世界，而眼前首先浮现的竟是《女吊》——“女性的吊死鬼”。就在鲁迅死前的一个月，他写了生前最后的文字之一的《女吊》，说的是“报仇雪耻之乡”的孤魂厉鬼的复仇故事：

“……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

是走了一个‘心’字。为什么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穿红衫。……因为她投缳之际，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红色较有阳气，易于和生人接近……”

在静静的沉默中，鲁迅的白描活现在我眼前。我似乎也看见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而后是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执著如怨鬼，死终于还是和报复联系在一起的，纵使到了阴间也仍穿着大红的衫子，不肯放过生着的敌人。

我知道这些描写多少是有些自况的，因为那时的鲁迅已经病人膏肓。在他写下《女吊》之前，他已经写有一篇题为《死》的文字，那里面引了史沫特莱为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所作的序文，并录有他的遗嘱，那末尾的一条是：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鲁迅相信“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不过是凶手及其帮闲的策略，所以他也说过“一个都不原谅！”的话。

我们于是知道，鲁迅把宽恕当作权力者及其帮闲的工具，因此他绝不宽恕。然而，这仍然不足以解释他的那些在今人看来近于病态的复仇愿望。

对于鲁迅的不肯费厄泼赖，对于鲁迅的刻薄多疑，对于鲁迅的不合常情，这十年来谈得真是不少了。比如说吧，对于友人和师长，即使已经故世的，鲁迅竟也用这样的标准衡量。就

在他逝世前几天，鲁迅连着写了两篇文章纪念他昔日的老师章太炎，其中一篇未完，他即告别人世。他批评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对于章氏手定的《章氏丛书》刊落“驳难攻讦，至于忿詈”的文字深为不满，他认为那是太炎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那样的文字能“使先生与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时代是过于久远了。这是平和中正的时代，退居宁静的学者的时代，用各种各样的墙各各相隔绝的时代。在这宁静的幻象背后，延伸着据说是永世长存的、告别了历史的世界。倘若将鲁迅置于这样的平安的时代，他怕是一定要像“这样的战士”一样地无可措手的吧，虽然他仍然会举起投枪！“在这样的境地中，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我想象着鲁迅复生于当世的形象：

“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和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颤动，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颓败线的颤动》）

在这个“市场时代”里，在我所熟悉的宁静生活中，鲁迅竟然还时时被人记起，鲁迅的那些战斗的文字还会有人愿意辑出，这真是出乎预料。这就如同在喧腾着繁华的烟尘的都市的夜中，我却记起了女吊和她的唱腔一样，都有些怪异。对于希望这些文字“早日与时弊同时灭亡”的鲁迅而言，这也许竟是不幸？

我相信，读者读了这本文选之后，会有不同的感想。正人君子、宁静的学者、文化名人、民族主义文学者、义形于色的道德家，当然也有昔日的朋友、一时的同志，也一一展现他们的论点和态度，从而使我们这些后来者知道鲁迅的偏执、刻薄、多疑的别一面。对于鲁迅，对于他的论敌，对于他们置身的社会，这都是公允的吧。

这里面藏着时代的辩证法。

在为一位年轻的作者所写的序文中，鲁迅曾感叹说，“释迦牟尼出世以后，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说教的倒算是大乘，总是发达起来，我想，那机微就在此。”鲁迅因此而不想渺渺茫茫地说教，终至退居宁静，他宁愿“为现在作一面明镜，为将来留一种记录”。（《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这是鲁迅的人生观，是一种相信现在而不相信未来的人生观——虽然他自己也曾是进化论的热烈的推崇者，而中国的进化论者倒是大多相信未来的。

我一直忘不掉的文章之一，是鲁迅写于1930年初、题为《流氓的变迁》的杂文。专家们大概会告诉我们，那是讽刺新月派或是别的帮闲的文字。不过，我的记得这篇文章却不为此。鲁迅的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概述的是全部中国的历史，或者说，中国的流氓变迁的历史。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将中国的文人归结为“儒”与“侠”，用司马迁的话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而在鲁迅看来，这两者都不过是“乱”与“犯”，绝不是“叛”，不过是闹点小乱子而已。更可怕的是，真正的侠者已死，留下的不过是些取巧的“侠”，例如汉代的大侠如陈遵就已经与列侯贵戚相往来，“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总之，“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

敌，他就其间横行过去”——这就是后世的“侠”的素描了。鲁迅评论《水浒传》、《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的要害，也都在这些“侠”们悄悄地靠近权势，却“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十足”。他们维持风化，教育无知，宝爱秩序，因此而成为正人君子、圣哲贤人，一派宁静而慈祥。说透了，却不过是得了便宜卖乖罢了——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帮忙与帮闲。

鲁迅一生骂过的人难以计数，其中许多不仅曾是他的同伴、友人，而且至今仍是值得研究的文化人物。我们不必把鲁迅的话当作判定历史人物的惟一标准，因为他本人也是历史中的有待评判的人物，虽然我觉得他的“骂”总有道理。鲁迅一向不喜怨道，偏爱直道，他也早就说过，他的骂人看似私怨，实为公仇。如果我记得不错，他还说过，中国人一向勇于私斗，怯于公仇。而今，人们连想象“公仇”或者“公心”的能力也减弱了，似乎一切一切不过私利而已。在我的眼里，他骂的是具体的人，但也是老中国的历史。既然连孔、老、墨、佛都已骂遍，当代的名流更是不在话下。倘要论鲁迅的偏执，先就要说他对中国历史的偏执。那奥妙早已点穿：“孔墨都不满足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流氓的变迁》）

现代社会不断地产生新的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从而帮忙与帮闲的形式也更加多样——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无不如此。

鲁迅抑制不住地将被压抑在记忆里的东西当作眼下的事情来体验，以至现实与历史不再有明确的界线，面前的人与事似乎不过是一段早该逝去而偏偏不能逝去的过去而已。他不信任

事物表面的、外在的形态，总要去追究隐藏在表象下的真实，他那著名的正面文章反面看的“推背法”、“证伪法”、“归谬法”……常常使他对现实的认识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度，那些洞若观火的杂感中荡漾着的幽默、机智、讽刺的笑声撕开了生活中的假面。鲁迅拒绝任何形式、任何范围内存在的权力关系和压迫：民族的压迫、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老人对少年的压迫、知识的压迫、强者对弱者的压迫、社会对个人的压迫，等等。也许这本书告诉读者的便是：鲁迅憎恶一切将这些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知识、说教和谎言，他毕生从事的就是撕破这些“折中公允”的言辞铸成的帷幕。因此，我相信，对于居于任何一种统治地位的人来说，鲁迅的不依不饶都不大承受得起。

但是，那种由精神的创伤和阴暗记忆所形成的不信任感，那种总是把现实作为逝去经验的悲剧性循环的心理图式，也常常会导致鲁迅内心的分裂。“挖祖坟”、“翻老账”的历史方法赋予他深沉的历史感，但他对阴暗经验的独特的、异常的敏感，也使他不像同时代人那样无保留地沉浸于某一价值理想之中，而总是以自己独立的思考不无怀疑地献身于时代的运动。因此，尽管鲁迅曾经是进化论历史观热情的宣传者，但正如我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过的，真正惊心动魄、令人难以平静的，恰恰是他那种对于历史经验的悲剧性的重复感与循环感：历史的演进仿佛不过是一次次重复、一次次循环构成的，而现实——包括自身所从事的运动似乎并没有标示历史的进步，倒是陷入了荒谬的轮回。“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灯下漫笔》）

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他论战中的偏执：他从中看到的不仅